

MIENG Y A 2003 年

萌



精品集

《萌芽》杂志社编选

张悦然 / 葵花走失在 1890

沈星好 / 奇迹

薛舒 / 遭遇爱情的鸟

四喜 / 亲爱的小孩

张翔森 / 六度空间

郭敬明 / 一梦
三四年



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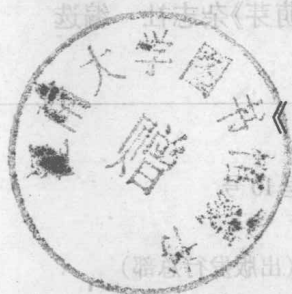
江南大学图书馆



90879151

萌芽

2003年精品集



《萌芽》杂志社 编选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3年《萌芽》精品集/《萌芽》杂志社 编选.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4.1

ISBN 8-6174-3748-W

I. 2... II. 《萌... III. 小说—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9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0308 号

2003 年《萌芽》精品集

《萌芽》杂志社 编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总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印 刷:北京佳信达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5

印 数:1-20000 册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8-6174-3748-W/G·3732

定 价:22.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一	“中华”杯第五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登	
(2)	刘卫东	接近一种本质
(8)	应唯	钓
(12)	钱喆	第二个月亮
(20)	杜逸钊	一夜盛开的昙花
(29)	白雪	我要的幸福
(32)	盛开	外婆
(36)	高雅	头发在生长
(42)	郭允	教育人的拿来
(47)	张思静	水村山郭酒旗风
(54)	文晗	和好好先生走过
(63)	张翔森	六度空间
二	部分历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者新作小辑	
(77)	郭敬明	青春
(79)	陈佳勇	Craven“A”和小绿叶
(81)	周嘉宁	去去去
(83)	宋静茹	出路
(85)	王越	有关原宿舍的气短情长
(87)	徐敏霞	关于海
(89)	刘莉娜	四月·随想

三	小说家族	
(92)	郭敬明	一梦三四年
(107)	张悦然	葵花走失在 1890
(125)	陈美珂	一切归零
(141)	木木爽	蓝风筝的回归
(159)	四喜	亲爱的小孩
(180)	朱婧	古典女子
(194)	戴月行	朔夷
(215)	李垣璋	暗黄色的灯光
(226)	沈星妤	奇迹
(240)	凌末里	熹微的悲伤
四	校园清泉	
(255)	陈明	人在高三
(260)	杜亮	九三
(266)	祁又一	非典时期的完美生活
(271)	徐璐	最爱的人不是你
(276)	韦一航	高三的理想主义者
(280)	阿许	我的 211, 你的 109
(286)	阿明	八九月的 E-mail
(294)	梁柳珍	高四洗礼
(301)	都都	军训的日子
五	青春心事	
(306)	张悦然	这些那些
(319)	张祯	那一片花
(323)	妖女 izzy	作战
(330)	李子健	雪白的——小肾的手记
(335)	马晓雪	使什么破碎的
(341)	涂富华	二十一岁宣言

- | | | |
|-------|------|-------|
| (345) | 张 祯 | 成长的回声 |
| (350) | 吴 迪 | 我的状态 |
| (353) | 王皓舒 | 水蓝蓝 |
| (358) | 昱 天 | 川流不息 |
| (367) | 刘 蕾 | 且行且珍惜 |

六 动感人物

- | | | |
|-------|------|---------|
| (375) | 施 雯 | 萌芽小说六写家 |
| (385) | 陶 勇 | 兄弟淘 |
| (392) | 清 和 | 回首又见你 |

七 第一类接触

- | | | |
|-------|------|-------------|
| (402) | 平 牙 | 有关 F4 的那个晚上 |
| (406) | 庞婕蕾 | 忧伤兜兜转 |
| (414) | 刘 澈 | 关于上海的几个片断 |

八 心灵链接

- | | | |
|-------|-----|---------------|
| (421) | 余炳晨 | 什么时候,我们在偷偷地老去 |
| (424) | 王丽君 | 爱情到底是怎样一种神话 |
| (427) | 杨学会 | 往天涯的尽头单飞 |
| (435) | 宋静茹 | 福海 |

九 都市冥想

- | | | |
|-------|------|----------------|
| (449) | 郭敬明 | 思想的声音 |
| (455) | 张 政 | 十二月,都市里的流浪 |
| (464) | 白 色 | 有一个人,只是缺乏安全感…… |



“中华”杯第五届新概念 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登

接近一种本质

刘卫东

我一直试图凭直觉去接近一朵花。闪亮的花瓣上露水晶莹，花萼硕大。我有时觉得它会发出尖锐的号叫。我偶然想起金城堡，一个嚎叫的男人。但我清楚这不是城市里混乱的交响的模拟，它不属于单纯的某个离乱群体。在长长的河流两岸，在宽阔的绿得发蓝发亮的草原腹部，你不可能追踪它。时间的碎片轻易地击中人的脆弱的神经，使人迷失在这无边的盐碱地。这是开满野花的旷野，找不到人的足迹，它消失在花的中间，阳光从破旧的河床上折射过来。人的影子在这个陌生的新鲜的生物语言系统中间散解。河水涌动，心灵的清洁器皿涨满了春天的气息。人似乎也是一朵穿行于金色阳光下的游动的野花。野花刺眼，满眼的神秘。你的心性与气质与这些精灵相去很远，你的肉眼辨认不出这个家族的族徽。你迷失在人口的密度、种种俗话和美女作家中间。

田野一片静穆，河网密布，广袤，凶险。人的思想随着浓郁带有野性的花香不停地变换，到处是死角，到处是河沟和昆虫扇动彩色的小翅膀的声音。无人的花野，泥土湿热，豪华的车轮早已废弃腐朽。地气从人与花中间上升，蒸腾，人面模糊，花形变幻。我一度怀疑这是从母体里蜕脱出来的强悍的俗物；河流的水花煞白，洗净了这生命接连的声音。阳光热刺刺地落在脊背上，微风将这种痛苦吹向田野，吹向草丛中隐蔽的深渊。野花浓香猛烈，极具冲击性，使人感官反应不及，口舌干燥，神经有一种幸福中浸渍过来的痛楚。呻吟的小溪穿过羊群和土坡消失在湛蓝的天空。你无法握住它的触手，不能与它进行交流。听听这熟悉的呼吸声，像鲜嫩的胚芽在春天毫无顾忌地疯长身体。野花鲜艳，野花很野也很美。

一个久居城市身心懒散的人容易迷失在突然袭来的花香中。我以为这是一个常识。人的繁衍、语言、个性与此相比似乎成为一种虚假的东西。它永远不会是现代工业可以制造、复制的手工艺品一类。我宁愿相信它掌握着一种生存理念，一种嬗变过程中必须守住的东西。

我沉浸在这种神秘的花香溢满安谧的山岗。树枝伸进水里，弯着身体触到野花的花蕊。有的树枝桠伸过了河的上空，在空气中被野花霸道而浓郁的味道浸渍着肉体。滴进水里，野花的味道在阳光洒播种子的河流里飘向远处的村庄，融入那些不被我们重视的涣散的时间深处。也许这是我们青春遗失的某个原因和疾病袭击的缺口。由此出发的理想，语言、谣曲、野调和物质主义凶猛侵入思想和软弱的肉体乌合阵地。

我仍然是孤独地信任着我的朋友和导师。我固执地相信他们就在这里。花香蛮横地出入夹杂着小动物吱吟的声响的气味漫山遍野，缠住树木，缠住河堤，贴在我的脸上，继而越过绿色的大片农田。花朵逸满雄性和金属的明亮光泽，密度大，使我感到渺小卑微。粗壮的根茎，叶脉在阳光下被光线扭曲，我看到流水如蛇越接近近的竹篱笆。水纹映在野花的性感花托上，金色、土黄。如果夜晚有星光，你会发觉河水不同寻常的另一种延伸直到进入你回忆和辛酸深处的方向。它制造悲哀，人的秘密和村庄的古老信号。它提醒你，泛滥的抒情是罪过与毁灭。

我痛苦地觉醒在晌午一个人的田野。花香野力十足，以剧烈，高速令人震撼的速度在旷野奔袭动物和人。它在左冲右突，忽隐忽现，混合了水汽与尘埃钻进入的鼻孔，将人缠住，使记忆堵塞。我像遭到笨重的旧石器的打击，反应迟缓，好久才扭回头来。一双怅然个知所以的眸子溢满了忧郁。花香冲出着河滩，河边的礁石和浮游的鱼儿也陷入一种空前的迷乱。

大风从背后的村子刮过来，羊群走回围栏，太阳在头顶直射下来，遍野燥热，泥土青灰，树木叶片在我头顶微微晃动。人群躲进孤独的风中，岁月的大风从花野掠过，野花摇头、扭动，起舞，惊艳，

妖烧,节奏剧烈我的小调急遽地哑暗,隐伏在隐隐作痛的干燥的喉咙里。

野花的头颅朝着阳光汲取生存的能量和养分,山岗成了野性的躁动的河流,不可抗拒,解脱,只能狂奔,呼啸,挣扎。

我惊疑地想起,田野里大雁开始向南迁移的时辰,诸鸟高飞,秋天的成熟气息溢浸整个旷野。村庄安静,栅栏上还有一枝折下的断了的花。老鼠们打洞时咬住了野花的根,撕毁了花叶和野花灵魂中饱满美丽东西;一直把它们拼命拖到大地的空虚、猥亵、孤独、远离丰收、民俗、风水的深渊中去。企图让它们的青春在没有阳光覆盖的地方腐烂、分解、荣辱皆命。

我发觉这是一种渗透性极为强烈的火辣但细腻的花香。遍野都是这种野生生命的热情及痛苦。在太阳的烘烤下,人和花都有一种钻心的刺痛感,血液迅速流过心房。我惊出一身冷汗,我已经站在金秋的边缘。

野花布满山野,布满人凄迷的眼睛。野花纯净,因阳光而血流清洁。

这是侵略人刺激人神经甚至迷幻视觉的气味。野花呼啸,没有恐惧和悲悯,哪怕一丝的忧伤。坚韧的野花,永不坠落的野花,明媚的阳光清洗它们的成熟的躯体;洁白的云彩从山岗隐去,阳光躲进云层,天空阴沉了下来,一如中年人骤变恼怒的脸色。我陷入了不可制止的惊慌之中。我边跑边诱惑地回头,遍地的野花开始低沉地发出怒吼,雨水打下来,打碎了野花美丽的唇。我淋湿了身体,满脸的迷失,辨不清村庄在哪一个方向。那些金黄的,橙色的,湛蓝的,苍白的,忧郁的,火辣的野花在兴奋地交头接耳,散发出生命原始的气息。我发觉我是个可笑的懦夫,无助地呆在英雄的血域。

这些花仿佛每一株都像女人。站在山岗上,或浑浊水浆中的勤劳的女性。

我陷入迷惑:这是燃烧的朱颜?是战国的美女还是西北的女人的手指?

雨还在下,野香阵阵,令人为之烂醉,令人叹而长吁。在这个生命之秋,它们开始摆脱城市邪恶的诱惑,它们狂欢的舞蹈打动了山野所有刚刚迎来丰收与成熟的生命。不亚于注入一支灵异的药剂。它不是来自消费白菜、石油、灵与肉的城市,而是越过下流小调的蛊惑,定居山坡,与青春同居。

我想应该是这样。野花嘶啸,如马。野花生息,繁衍,从一个细小胚芽开始,崩溅生命的灵感和火花与灵异的令人激动的力量,以及强大的适应自然恶劣粗糙环境的能力。这就是所谓青春,或者民风中弥留的秘密。

缄默的花儿保持神秘,如黄金般舞蹈;旷野安寂,如生命最初的黎明。自然界中,电闪雷鸣,风雨冰霜,没有野性没有坚韧品格的花朵断难生存。这是自然的规律,它不讲任何私情适者生存。这是一种进化论也是自然生命无法回避的生存问题。我喜欢野百合,因为它的一丝野性,它是自然的宠儿。野性是自然界最富深蕴的一种尊严,这是生命的大无畏,蓬勃的茁壮成长。野性是人体一种原始性质的起码的健康,起码的理性繁衍的需要。野花强烈的生存欲望是足以藐视城市里繁忙的医院流水线上硕大的人、冰冷的手术刀。

我开始感到惭愧。一个不能理解这种强悍生命力的人会深深陷入这种乏味不能自拔。通常,这是人的悲哀,他的脾胃,心脏,血压无法抑制这种大自然的宠儿的略略带有破坏性的冲击。脆弱的身体经不起这种自然的力量的强烈颠簸,我终于发觉了悲哀,站定了脚,站在我劳动与游戏的土地上,我不会再离开。

阳光重又光临大地,河带飘摇,野花又恢复了兴奋。体香越过发亮的深秋的河水飘向村庄,牲畜和远方。也许这就是真正的野花的性情,性格。我琢磨着,思考着,让自己漫游在它们中间。是转折点,是死亡,衰老,代谢,也是新生。这是我们农耕文化人惟一的信念。出于这种信念我决定留守我理想栖息的土地。

这是毫无隐私,阴暗,毫不媚俗的野花。野花欲望如焚,像百兽之王的狮子。这是永不熄灭的野花,赤红的火把。通体没有一

丝阴暗,筋络与大地的骨血相连;有柠檬色,桔黄色,绯红,黑浓,赭石,还有绛紫。这些花不能在城市狭窄的充满自以为是的角落生长,淘米水和闲言碎语会玷污这大自然的精灵。我佩服,这种理想的颜色,这种不可干涉的野性,至少人与羊群,暴雨无法干涉它们的自由。它们永远是热烈的生命运动中舞蹈中的陶醉似幸福生命的思考,有时人会嫉妒野花的这种存在或生命方式。它生长在我们的村庄里,使我们骄傲。

野花纷飞,野花健康。我已经走不出这炽热撩人的花野。

我觉得失去了跳跃能力、伸展技能的人是悲剧的人。人不能以野性为核心,但人不能缺少它。这是拒绝冷漠、死亡和服从的生命。这是才能的体现,智慧的姿态。

这是亲密的野花,这是素面朝天的野花;

这是自私的人所不能企图的健康。

我想不起这些神秘的物种的起源,它深深影响着我的神经网络,我的性格、理想。

我想拥抱这些热烈的生命,连同村庄,山岗。我独偏心这种幸福。如果丧失了生命内在动态的美,思想就会随时搁浅,触礁。当初的诺亚方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消失在都市人的视野和理想中。

站在民间村塬的高地,我面朝荒山的花野;新生不息的理想潮水般涌来。野花起舞于人伺精神枯萎的龟裂旱地,展示着生命不灭的浩然与天生的个性。我知道这不是可以预约的野花,不可以亵渎。尊重这种健康和美也是自我的反省和对健康的理智认识。它怒放于生命的暗角,车马的前方,黑暗的罅隙,民间、道德的前沿,始终如一。那就是相信青春或一种本质。

偶尔我见过那些灿烂的疯狂的倔强的野花,躺在阳光下的岩石上,肉体糜烂;随光线一点点枯去,惊心动魄地演绎着生命的高贵、不屈与壮烈,野性十足地死去,像古代战死于沙场,兵不血刃的英雄。这是对我们脆弱生命的嘲笑吗?我们没有重视过,这是我们村庄文明的一种符号;我宁愿相信是我的另一种坚定的理想。

我由衷地赞叹那些岁月风霜中的野花，顽强、具有饱满意志的不屈生命。在如此坚韧的生命面前，有一种宝贵的信仰和通向理想前沿的心声，有一种我们坚守的青春立场！

青春的觉醒在于理想旗帜的飘扬；

青春的本质就是坚韧，就是开始接近一种思考的姿态。

而青春的道路只有一种，接近青春的本质也永远只有一条道路。

(此文系一等奖获得者)

钓

应 唯

“鱼村”是太平洋上一座无名小岛，甚至连全世界最精确的地图都无法标出它的准确位置。

就在这样一座无人知道的小岛上，有一群人。他们世代居住在此，靠一笔巨额存款生活，而存款的主人便是现任村长。岛上所有饭店、鱼塘的主人是“渔”。

渔已经是年过九旬的老人了。他最爱做的，便是给村中的小孩讲他当年的故事。“鱼村”的人们生活幸福、自由，村里也并没有任何法令来约束村民的行动。只是村中心的石碑上刻着“鱼村”最大的禁忌：不许钓。无论是鱼、虾还是其它任何海中生物，通通都不许捕捉。

每当有人问及此事，渔老人总会讲起那个关于“鱼村”的传说：在很久以前，大约是人刚刚成为人而鱼早已为鱼的时候。渔的爷爷的爷爷的……的爷爷，成为了一名渔人，早出晚归。由于他精湛的技艺以及超人的耐力，每回出海总是收获颇丰。直到有一天，他又备好了船、钓具等一切出海去了。在海上，他抛下了饵，像往常一样静静地坐着等候鱼儿的上钩。没过多久，他感觉到了鱼竿的微微颤动，经验丰富的他深知水下的家伙不好对付。于是他慢慢挪动着身子，调整到最佳的位置，准备等鱼一上钩，才好使出全身的力气将它钓上来。

果然，竿子在沉寂了一段极短的时间后，又再次颤动起来，渔人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用力向上一拽，没想到那鱼力气竟出奇得大，他这一拉，只是使鱼头稍露出水面罢了，渔人又与那鱼僵持了一会儿，明白这鱼是钓不上了，便解开了钓线，想放了那鱼。

谁知那鱼入水不久后，竟又浮上水面，那双鱼眼直盯着渔人，眼中流露的并不是感激，而是仇恨，渔人只觉一股凉气从背后升起，他马上收好了渔具，起锚回家去了。

之后的一个月，渔人的生活风平浪静，每天出海钓鱼，收获依然不少，并没有因为那条鱼而有任何改变。但渔人清楚，那条鱼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从它那仇恨的目光中他读到的是两个字：“复仇。”

渔人在一个风浪不太大的日子里又出海了，像往日一样，他钓起了不少鱼，正在他准备起锚回家时，水面上浮着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个鼓鼓的钱包，从开口隐约能看到那些花花绿绿的钞票。他心动了，没想到他劳碌了半辈子，竟能捡到这样的好东西。他把船划到了钱包旁边，这才发现，钱包用细细的渔线绑得很结实。他从船舱中拿出了剪刀，想剪断那根渔线，好把钱包拿到手。没想到手刚刚伸过去，从水中突然跃出一条巨大的鱼，它一口咬住了剪刀，并使劲向水中拉。渔人大惊失色，一时忘记该怎么办，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条鱼，他这时才发现，那鱼的上唇少了一块，而那双鱼眼正死死地瞪着自己。那眼神，打死他也忘不了。他想挣扎一下，脱开鱼的撕扯，可那鱼力气实在太太，剪刀已经没入它口中。渔人一惊，连忙松开了紧握剪刀的手，可是已经晚了，那鱼向上一窜，咬住了渔人的手。撕心裂肺的疼痛向他袭来，他看看一丝丝红色在水中散开，知道我的手保不住了，于是下定决心，抽出随身带的刀子，向自己的手腕砍去。手断了，鱼也因为惯性，翻进了水中。渔人忍着剧痛，逃离了那片海。

几十年过去了，渔人已经习惯了一只手生活，他娶妻生子，继续着自己的钓鱼生活，那条鱼也好似从世间蒸发了一般，再没出现过，连同他的手一起消失了。

又过了几年，渔人所在的村子出了件大事，村里的一个老渔人出海钓鱼，再没回来，之后接连几批出海寻找的人也都回不来了。近日，一个年轻人被海浪冲上了岸，他浑身是伤，伤口已经被海水腐蚀得不成样子了。他是最后一批出海寻人的队员之一。据他

说,每支队伍的人都是看到水上浮着的钱包后,被一条大鱼拖下水吃掉了。他因为运气好,只是被咬了几口,后来拼命游泳才逃了回来。据他描述那条鱼的上唇不完整。

渔人知道它又回来了,不管什么原因。此后渔人每次出海都格外小心,见到那只钱包就赶快绕开,也没出什么事。

直到有一天,他再也钓不到鱼了,他开始苦恼起来。一天、两天、三天……整整一年他没有钓到鱼,而那条鱼和那只钱包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船周围,他开始明白,这件事该做个了断了。

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安排,买了一艘最坚固的船,买了上好的渔竿、渔线,备好救生衣,屠刀,以及上好的鱼饵。当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他出海了,在海上漂泊了三天三夜,看到了那只钱包。

他在离钱包大约一米远的地方把船停下,开始准备鱼饵,这时,钱包开始漂向他的船,他可以清楚地看到水下那个巨大的黑影正在缓慢地移动。

他将准备好的饵丢了下去,故意丢在了那黑影的前面。黑影显然吓了一跳,钱包也在水面上晃了晃,之后停止了前进。

就这样,渔人放下了饵,等待着大鱼上钩好用屠刀将鱼砍死,鱼也将钱包故意丢在渔人眼前,等待着渔人伸手,再将渔人拖下水来。一鱼一人这样僵着过了一天。鱼累了,就睁着眼睛睡一下;饿了,就找水中不幸经过的小虾、海藻塞塞牙缝,只是无论如何不肯放开绑着钱包的渔线。渔人累了,在船上小小睡一会儿;饿了,啃些干粮,喝几口冷水,也不愿松开紧紧握住鱼竿的那只手。

一天过去了,渔人和鱼还都抱着必胜的信心。两天、三天,一个月过去了。渔人的干粮已经快没了,水也所剩无几了,他却依然坚信最后的胜利属于自己。鱼早已饿得头昏眼花,不辨东南西北了,却也坚信上面的渔人迟早会被它拖下来的。

一年过去了,渔人弹尽粮绝,早已不知水是什么滋味,却还习惯性地紧握那根竿子,等待着渺茫的胜利。鱼依旧靠那些浮游生物度日,期盼着幸运的降临。

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两百年。渔人和鱼依旧僵持着,直到死

亡分别降临在他们身上。渔人死了,手中依旧握着钓竿,竿上依旧系着原本上好的饵。鱼也死了,它的身体渐渐浮了上来,那根渔线所绑的钱包也因长年泡在水中,烂掉了,一张一张的钞票漂在水面上。

渔人的尸体、船以及鱼的尸体渐渐僵硬,经过几千几万年的岁月,形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岛,而那些钞票奇迹般地全部留在了岛上,当渔人的后代出海时,发现了这些钞票,连同这座岛一起。

渔人的后代后来搬到了这座小岛上,靠原先那些钱度日,只是因为钓鱼,使得祖先不明不白地惨死,于是渔人的后代立下规矩,世世代代不得钓鱼。

可悲的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脚下的这座岛便是渔人的坟墓以及那条与渔人斗争了半辈子的鱼。直到考古队的来访,才解开了遗留在渔人子孙心中的谜,也更加坚定了渔人的后代们立下的规矩。

不钓。

(此文作者系一等奖获得者)